

# 在南京吃莜面

□南京 李玉

在南京紫金山风景区边上有一家饭馆,人气很旺。进去以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有空座。我本来不想等,但一看有山西莜面栲佬,就改变了主意。好久没有吃到山西面食了,尤其是莜面,见到这么熟悉的美食,稍等一会儿也是值得的。

老家晋北盛产莜麦。莜麦磨成面,就成了莜面。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之后,家家户户都种莜麦,吃莜面便不足为奇。但在此以前,莜面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吃得到的。只有大户和小康人家,才可以做到一年四季有莜面吃。

但莜面难消化,所以不能一顿接着吃,而且不能一顿吃的太多。在老家有一种说法,叫做“三十里的莜面,四十里的糕”,意思就是一个成年人吃一顿莜面可

以走三十里的路,而不觉得饿。老家人都知道莜面耐饥、提劲。听说以前大户人家雇长工,常常以能吃几斤莜面衡量长工的体能。

虽然不能多吃,但莜面确实好吃。尤其是沾着羊肉臊子的时候,更是美不胜收。我不知是在快手还是抖音看到一个短视频,一位山西歌手用沙哑的声音高唱着:“莜面窝窝,羊肉汤汤……”流露出不能自己的幸福与满足。我自己的口水似乎也要流了出来。

莜面窝窝搭配羊肉臊子,臊子浇一点微辣的红油,肉香、面香、辣香搅和在一起,羊肉的肥美和莜面的醇厚实现了有机的融合。夹一筷子莜麦窝窝放在羊肉臊子中滚动一下,蘸上红油汤汁,沾上小颗粒羊肉,放在嘴里,滑爽而又

香糯,于是不由自主地会吃多。

不像刀削面、包饺子,莜面栲佬不容易实现机器加工或者自动化生产,每个像蜂巢一样的窝窝都是手工完成。先以手掌在一块比较光滑的石板上连推带压,将面团擀成片状,然后撩边一卷缠绕在食指上,再脱卸到笼屉里,整齐整齐排好,横平竖直,宛如蜂窝。蒸熟之后,形态仍然保持,既易夹取,也易蘸汁。

出锅的莜面是莜麦“三生三熟”的最后一熟。所谓“三生三熟”是指莜麦籽从青涩到成熟,谓之“生莜麦”;然后到炒锅里炒熟,谓之“熟莜麦”;后者磨成面粉,做成食物蒸熟。“三生三熟”在老家话音中有点像“三生三世”,给莜面平添了几分传奇。

# 青果巷之子汤贻汾

□南京 张智峰

几年前,我前往常州,拜访了位于青果巷的清代道光咸丰时期的大画家——汤贻汾的故居。故居正在修缮,院墙镶嵌着一块文保碑。

汤贻汾是清道光、咸丰时期重要的山水画家,他与方薰、奚冈、戴熙齐名,合称“方、奚、汤、戴”。汤贻汾8岁丧父,由其母亲抚养成人。因母亲擅长写诗,汤贻汾从小就耳濡目染。14岁的汤贻汾,在家乡的天香书屋读书时,就写有《夜读》《霜叶》等诗,虽然有些稚嫩但也显示出他在诗词方面的天赋。

乾隆六十年(1795),18岁的汤贻汾袭职,以“难荫”出任浙江乐清协副将。嘉庆元年(1796)七月,汤贻汾偕母亲与弟妹第一次到江宁(今南京),居住在西华门周氏家中。

道光十二年(1832)秋,汤贻汾罢官后侨寓金陵。后来,汤贻汾在江宁购得一园,名曰:琴隐园。

他嫌园子太小,又在小仓山筑有狮子窟。当时,汤贻汾的花园内有:十二古琴书屋、琴清月满轩、画梅楼、远读我书斋、吟改斋、延绿山房等诸名胜。有了风雅之地,汤贻汾等人就经常在园内吟诗作画。汤贻汾工书画,擅于山水、花卉。“求者踵相接,风流儒雅,倾倒一时”。其存世画作有:《松谷清音图》《江上钓艇图》《秋坪闲话图》《小竹里馆图》等。

咸丰三年(1853)二月十二日,汤贻汾为了表示对清廷的忠诚,投水自尽。家人将其葬于童家山净界寺前的竹园内。汤贻汾死后,谥“贞愍”。同治四年(1865),太平天国覆亡后的第二年,其家人将汤贻汾墓迁葬至江宁县淳化镇丁家山。

太平军攻陷南京后,汤贻汾的诗文书画,多有散佚。诗版也被毁。曹恺堂感叹汤贻汾忠节,多方

搜集,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,再次重刊了《琴隐园诗集》36卷。除此之外,汤贻汾还著有《画卷析览》10卷、《琴隐园词集》4卷和《逍遥巾》等。

我曾于2014年、2015年和2016年,三度赴淳化街道寻访和探访了汤贻汾家族墓地。汤贻汾家族墓地现存4座墓,一是汤贻汾及其妻董氏合葬墓。二是汤贻汾长子汤寿民墓,由其子汤世佺立。三是汤贻汾三子汤乐民与其妻马氏合葬墓。第四座墓,位于汤乐民墓的下方,为汤嘉名墓。

首次探访汤贻汾家族墓地时,周围杂草丛生,荆棘密布,看后令人感慨。我撰文呼吁后,引起了媒体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后来,汤贻汾家族墓地周边环境得到了清理,还成为区级不可移动文物。这位清代著名大画家的家族墓,得到了有效的保护。

# 坐对一窗绿

□湖北大冶 胡萍

七月,屋里热得似蒸笼。晚上空调一直开着。早晨起床,关了空调,打开窗,一片葱郁的绿扑面而来。

我住的单位宿舍楼坐北朝南,我家在三楼,卧室的窗子正对着一座小山,山名叫西山观。山不高,山上长满了高大的楠竹和松树。记得二十多年前刚搬来的时候,竹子都长到窗前了。打开窗,伸手就可以拽到竹枝。茂密的翠竹遮住了日光,使得屋里光线昏暗,大白天也得开灯。我常常想,要是窗外没有竹子就好了。

那时山顶建有一座红砖小屋,有位姓姜的老头住在那里看山。春天,楠竹笋拱出地面,有人上山偷挖,姜老头会厉声制止。后来,姜老头去世了,镇上没再派人来守山,于是,附近的居民便无所顾忌地上山采伐,我窗前的竹子也不时被人砍了去,渐渐地,窗前及近处山坡上的竹子全被砍光了,只有十几米远的山岗上还有大片的竹子。

竹子没有了,附近的一些老人又把眼睛盯在了荒芜的土地上。他们开荒种菜,今天挖一点,明天挖一点,渐渐地,窗前及山坡上的空地全

种上了蔬菜,显得生机勃勃。

窗外的竹林、菜地很普通,谈不上有多美,但那一抹绿甚得我,能让人心情宁静。我常常在周末坐在窗前,品茶看书,看累了就看看窗外。西山观虽不大,但有许多鸟栖息山林,我熟悉它们的叫声,这些鸟声中,我最喜欢布谷鸟的叫声了。每年春天,我都盼望它们到来。它们常常在谷雨时节到来,通常是在一个晚上,空中突然传来清丽、悠扬的“播谷,插禾”的声音,在寂静的夜里宛如天籁。我心里不由一喜,布谷鸟来了!

有人认为鸟鸣来自大自然,在鸟叫声中醒来是很有诗意的事。我长期浸淫鸟叫声中,深知鸟叫声不都是美妙的,有的鸟叫声很刺耳,“嘿呦嘿”“嘿呦嘿”地乱叫一通,扰人清梦。还有种鸟的叫声像敲梆子,“笃”的一下,又“笃”的一下,很有节奏感,非常好听。有种鸟不常来,它“啊”“啊”地叫着,声音满含委屈酸楚,让人听了心绪惘然。

除了鸟的叫声,窗外山地上种菜人的声音也是我熟悉的。老人们经常在早晨来弄菜园。靠近

竹林的那片空地被一对老年夫妇承包了。老头瘦高个子,话不多。老妇微胖,声音尖锐,喋喋不休,他们种的菜吃不完,总是热情地送这个送那个。窗外左侧的大片菜地属于一个七十多岁的婆婆的,有一次,我听到她跟另一位种菜的老人说:“种黄瓜不能挨着苦瓜,不然黄瓜会变苦的。”还有一次,听到她大着嗓门说:“我从外地亲戚那里学到一种新的红薯栽种方法,把红薯地整成高垄栽种,这样产量高。”她的红薯地,垄高埂直,薯叶青翠。我想,到了秋天,她种的红薯一定会有好收成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正值黄昏时分,我又一次坐在窗前,夕阳将黄色带点红色的光芒洒在地面上,金黄的丝瓜花在一个个瓜架上开得正欢,两三只母鸡在菜地踱步、觅食,远处的竹枝随风轻轻摇曳,林中不时传来斑鸠“咕咕”的叫声,此情此景,不正是“竹摇清影罩幽窗,两两时禽噪夕阳”的再现吗?

与一窗绿相拥,享受大自然的清风鸟语,四时风景,在季节的嬗变中,静静品味时光。

# 儿女的“出息”

□南京 关立蓉

这个冬天,87岁的父亲深居简出。有阳光的日子,他坐在家,打开窗户,阳光轰轰烈烈地披拂而进。他眯着眼晒太阳,旋开收音机,了解国内外新闻大事。

上世纪50年代,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,分配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。那时的乡村小学,教学条件艰苦,教师没有宿舍,白天是教室,晚上两张课桌一拼,就是自己的床铺。冬天的寒风顺着破门的缝隙灌进来,寒冷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,狠命往骨髓里钻。湿寒的环境,让父亲落下肺气肿的病根。

春天来了,父亲却明显地衰老下去,有时候,他不再起床,他躺在家里那张老式大床上,那张雕刻着牡丹花纹的大床,曾是我和儿时小伙伴们游戏的场所。一床棉被覆盖着他瘦弱的身躯。他躺在那儿,张着嘴,使劲地呼吸,好像一条落在沙滩上的鱼。他的思路还很清晰,喘息声中,断断续续地说着身后事,那样的沉着,好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
那天中午,母亲正准备午餐,父亲坐在沙发上听收音机,突然觉得胸口阵阵发闷。母亲慌得连忙放下了碗筷,拨打120。

半小时后,120呼啸着停在小区院外。从院门到父母亲的居所,还有200多米。母亲一手拉着行李箱,一手搀扶着大口喘息的父亲,穿过院内那些碎裂的,历经岁月风霜的红色地砖。车上的女医生,看见步履艰难的两位老人,她们推着担架,如两道蓝色闪电,飞奔而来。

医院的诊疗大厅,挂号、取药……各个窗口前,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年轻的护士搀扶父亲,坐上轮椅,推着他在人群中穿梭。终于,到达与120对接的诊疗点。接下来,抽血、化验、心电图……一年

中,来来回回医院多少趟,母亲对住院的程序了如指掌,她独自一人办妥了入院手续。

母亲叙述这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记,嗓子沙哑,说话明显漏风,糖尿病,让母亲的牙齿数量逐年递减。我一想到他们推着行李箱,互相扶持着走在人生的暮年路上,泪水忍不住奔涌而出。

以往父亲住院,都是母亲陪护,哥哥送饭送衣物,然而这次,母亲精力不济。她小声和父亲说:“晚上让儿子陪你。”父亲无言,默默点了点头。

30多年前,哥哥是县城中学一颗闪亮的星星。中考时,总分远远超过中专录取线。或是父亲知道哥哥读书已经尽力,他劝说哥哥读中专或中专,但哥哥执意读高中。三年后的高考,哥哥意外败北,复读几年,还是名落孙山。这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刺痛。在之后漫长的时光里,他们之间,模糊地疏远。

晚上,哥哥来陪护,他默默端水喂药,怕父亲下床着凉,他买来便盆,父亲可以坐在床上如厕。父亲输液时,他看着输液一滴一滴,把父亲年迈的生命,从幽暗的深渊里往上拉。哥哥彻夜未眠,打扫、洗刷,没有休息片刻。那些轻柔的盖被动作,消融了父子间坚硬的隔阂。走过三十多年,抑或父亲明白,所谓儿女的“出息”,就是在他耄耋之年,躺在病床上,华发渐生的子女还能够陪伴左右。

父亲出院那天,我们赶车300多公里,从城里回到故乡,下了高速,直奔医院。哥哥还在病房里忙碌,把父亲服用的药物,一片一片,分门归类地放在小盒子里。值班小护士说:“爷爷脑子真好,每天输什么液,吃什么药,记得清清楚楚。”父亲像孩子一样,开心地笑着。他的目光望向哥哥,满是柔和。

# 水龙头坏了

□上海 崔立

家里的水龙头接口处,滴滴答答的,漏水快一个月了。因为忙,也没有心思去报修。反正人不在时,我都关上了用水的阀门。

我出差,高铁上恍然想起,外面的水阀门没有关。这该怎么办?隔壁邻居虽然见面打招呼,但从没留过联系方式。找物业公司的人?他们会关吗?更何况,我也没电话啊。高铁在急速地飞驰,我脑门上的冷汗争先恐后地往外冒!

回头是不可能了。我慢慢也想通了,最多付点水费吧,有几次,马桶漏了一夜的水,水费也就多出十几块而已。

回家打开门,水龙头居然没滴水。我走时还是把水阀门关上了。惊喜之余,我还是联系了物业。修理工半小时后赶到,问我哪边坏了?我指给他看,还顺势的用手按了下水龙头,竟然在接口处断裂了,还好我及时按住了裂开处,还是有水往我的身上喷。

我说,阀门在外面。修理工关上了。我用毛巾擦了擦衣裤上的水,说,真悬啊。龙头接口锈迹斑斑,呈完全断裂状。修理工说,你运气算好了,不碰它很快也会断了,好些人家晚上像这类龙头突然断裂,睡着了没发觉,屋子里和楼下都被水淹了……听到此,我深深地捏了把汗,还好出门把阀门给关了,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!

修理工换上了新水龙头。这换上了新龙头,水流都大了许多。

我下楼走到马路上,一个匆忙走过的路人,不小心踩了我一脚,赶紧和我说,对不起。我很放松地笑笑,说,没事。以往,我如果火气大,弄不好会瞪他一眼,上次就差点和那个地铁上不小心撞我的男人干了一架!我甚至还觉得,这走过的路,都比平时踏实许多。

这就像是有关水龙头的事故,还是故事呢?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38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